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

魏家修  
孫氏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十五

海門吳隱亭考繫編纂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治第十五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下之不肯止

吐下之利不止脾陽虛寒而厥陰提綱同○吳謹曰此條陽寒論厥陰經正氣與雜病消渴之義不同必是錯簡

喻嘉言曰消渴者欲飲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陰屬木厥陰邪甚則腎水為之消腎消則飲水以自救故消而且渴其渴不為水止也氣上衝心中疼熱者母盛則子實肝氣通於心也飢不欲食者木邪橫肆胃土受制也食則吐蚘者胃中飢蚘喫食則出也下之利不止者邪屬厥陰下則徒傷陽明陽明虛木益乘其所勝胃氣早空故易動耳

徐忠可曰厥陰之為病消渴乃消渴病之大原蓋消渴者善消而大渴也然或單渴不止或善食而渴或渴而小便反多後人乃有上消中消下消之分不知上中下雖似不同其病原總屬厥陰蓋肝之脈為厥陰厥陰者風木之臟也與風相得故凡風病必先中肝然風善行而數變故在經絡在血脈在肌肉各各不同而又

病消渴。內經亦有風消二字。必兼風言之。亦此意也。肝既邪實。木氣喜上揚。故氣上衝心。心受邪逼。故疼。且熱。肝得熱而燥。於是子盜母氣。則腎亦病。故飢不欲食。食則吐者。上受邪氣之衝。且肝主嘔逆也。下之不肯止。乃病不由於胃實。而反攻胃。故仍不肯止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為虛。遲即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營氣竭。跌陽脈浮而數。浮即為氣。數即為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漫數。漫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

喻嘉言曰。此舉寸口以候胸中之氣。舉趺陽以候胃中之氣。顯然有脈之可循。顯然有證之可察。然且難解其微焉。蓋陰在內為陽之守。陽在外為陰之固。寸口脈浮。陰不內守。故衛外之陽浮即為虛也。寸口脈遲。陽不外固。故內守之陰遲即為勞也。總因勞傷營衛。致寸口脈虛而遲也。然營者水穀之精氣。衛者水穀之悍氣。虛而且遲。水穀之氣不上充而內鬱。已見膈虛胃熱之一斑矣。更參以跌陽脈之浮數。浮則為氣。即內經熱氣薰胸中之變文。數則消穀者。壅盛之氣鬱而為熱。即消穀。數即熱也。大堅者水穀雖入。不化津液中焦。遂燥燥即堅也。胃中堅燥。全不受水之浸潤。轉從火熱之勢。急奔膀胱。故漫數漫去其內愈燥。所以堅數相搏。即為消渴。近世謂消中也。

徐忠可曰。此段論消渴之脈。當從寸口。跌陽合而證之也。病消渴者。雖非形病。然

中氣不純運化促急。元氣不厚營衛自虛。故寸口脈浮而遲。浮不因表是屬氣不斂矣。故曰浮即為虛。遲不因寒是屬營不充盛矣。故曰遲即為勞。勞者猶言罷勞也。氣既不斂則不能并力內入而循運度之常。故曰虛則衛氣不足。營不充盛則不能輔氣健運而見遲慢之狀。故曰勞則營氣竭。蓋消渴證本屬熱邊而寸口脈但見虛狀不見數脈可知消渴為結熱在下不必見之寸口脈也。若跌陽則專主二陽之脈乃浮而數。浮則為氣鼓不下。故曰浮則為氣數則脾強而約穀易消而熱愈堅。故曰數即為消穀而大堅。溲者溺也。氣有餘即是火。火性急速故溲數。溲數而陰氣耗陽亢無制故堅。堅者熱結甚也。熱不為溲解。陽亢陰亡。故曰相搏陰亡而陽愈亢。故曰即為消渴。此言消渴之病結在二陽。脈當全責跌陽也。然前云飢不欲食此言消穀則似與邪結厥陰者微有虛實之不同矣。

魏念庭曰。浮者浮取大而無力也。遲者沉取濡而不滑也。寸口主肺屬氣。浮弱之診。中氣不足而衛氣何有於足乎。寸口又主腹中屬血。濡遲之診。心血不足而營血何得不竭乎。一言虛陽虛氣病也。一言勞陰虛血病也。合言之則虛勞內熱消渴之證甚明也。此其一診也。再診趺陽。陽明胃氣也。脈浮而數。浮者氣散而不收也。數者熱盛而不熄也。氣散不收則流注多而漫無檢制。熱盛不熄則穀雖消而津液日亡。所以氣盛而小便常苦多故溲數。溲數而津液日益耗大便愈堅以大

便堅與小便數相搏。而正津虧竭。邪熱熾盛。胸膈燥煩。口舌乾裂。求救於水。水入氣不足運。隨波逐流。直趨而下。飲多溲多。無補於渴。此消渴之熱發於腎。衝於肝。而歸結於胃。受害於肺也。是可就證脈決之。而無所疑也。按。中為氣海。此註屬血未安。

尤在涇曰。診寸口而知管衛之並虛。診跌陽而知胃氣之獨盛。合而觀之。知為虛勞。內熱而成消渴也。夫所謂氣盛者。非胃氣盛也。胃中之火盛也。火盛則水穀去而胃乃堅。如土被火燒而堅硬如石也。故曰數即消穀而大堅。胃既堅硬。水入不能浸潤。但從旁下轉。而又為火氣所迫而不留。故曰氣盛則溲數。溲數則堅。愈數愈堅。愈堅愈數。是以飲水多而渴不解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方見虛勞

趙以德曰。醫論云。女子陰物也。晦淫則生內熱。感蟲之疾。仲景獨稱男子。倘亦比意。腎者主水。主志。藏精以施化。若感女色以喪志。則泄精無度。火煽不已。所主之水。所藏之精。無幾矣。水無幾。何以敵相火。精無幾。何以承君火。二火為得不得。而為內熱感蟲之病耶。二火熾。則肺金傷。肺金傷。則精液竭。內外腰理。因之乾澀。而思飲也。且腎乃胃之關。通調水道。肺病則水不復上歸下輸。腎病則不復開鍵。不能調布五經。豈不飲一斗。而出一斗乎。用八味補腎之精。救其本也。不避桂附之熱。為非卒不能開腰理。致五藏精輸之於腎。與其施化四布以潤燥也。

徐忠可曰。陰不能制陽。而腎失開闔之權。故便多無制。然非真陽有餘。實邪氣亢甚。所謂氣盛則溲數也。故既以六味丸料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仍藉桂附以復其真陽。則燭大息。而陰陽平耳。

程雲來曰。小便多則消渴。經曰。飲一溲二者不治。今飲一溲一。故與腎氣丸治之。腎中之動氣。即水中之命火。下焦腎中之火。蒸其水之精氣。達於上焦。若肺金清肅。如雲升而雨降。則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自無消渴之患。今其人必攝養失宜。腎水衰竭。龍雷之火。不安於下。但炎於上。而刑肺金。肺熱葉焦。則消渴引飲。其飲入於胃。游溢滲出。下無火化。直入膀胱。則飲一斗溺一斗也。故用桂附腎氣丸。助真火。蒸化上升津液。何消渴之有哉。

尤在涇曰。男子以腎為事。腎中有氣。所以主氣化行津液。而潤心肺者也。此氣既虛。則不能上至。氣不至。則水亦不至。而心肺失其潤矣。蓋水液屬陰。非氣不至。氣雖屬陽。中實含水。水之與氣。未嘗相離也。腎氣丸中有桂附。所以斡旋腎中頽墮之氣。而使上行心肺之分。故名曰腎氣。不然。則滋陰潤燥之品。同於飲水無濟。但益下趨之勢而已。馴致陽氣全消。有降無升。飲一溲二而死不治。夫豈知飲入於胃。非得腎中真陽。焉能游溢精氣。而上輸脾肺耶。

金鑑曰。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水消於上。故名曰上消也。食穀多而大便堅者。食消

於中故名中消也。飲水多而小便反多者。水消於下故名下消也。上中二消屬熱。惟下消寒熱兼之。以腎為水火之藏也。飲一溲一。其中無熱消耗可知矣。故與腎氣丸從陰中溫養其陽。使腎陰攝水。則不直趨下源。腎氣上蒸。則能化生津液。何消渴之有耶。

黃坤載曰。消渴者。厥陰風水之病。厥陰母水而子火。病則風水疏泄。火不歸根。下寒而上熱。上熱則善渴。故飲水一斗。下寒則善溲。故小便亦一斗。診要經終論。厥陰終者。中熱而善溺是也。而木鬱風動之由。全因土溼。土溼之故。全以水寒。水寒者。腎氣之敗也。附子桂枝溫腎氣而達木。薯蕷茱萸斂肝氣而攝水。茯苓澤瀉滲已土而泄溼。地黃丹皮滋乙木而清風也。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徐忠可曰。脈浮微熱。是表未清也。消渴小便不利。是裏有熱也。故以桂枝主表。白朮苓澤主裏。而多以熱水助其外出下達之勢。此治消渴之淺而近者也。○按此與上條同是消渴。上條小便多。知陰虛熱結。此條小便不利而微熱。即為客邪內入。故治法迥異。然客邪內入。非真消渴也。合論以示辨耳。

魏念庭曰。脈浮而小便不利。則非水無制而火衰。火升上而津耗之證矣。其脈亦浮者。必風溼外感之邪也。表外中風。脈必浮。內有溼熱。故小便不利。正津為溼邪。

所格不能上於胸咽故消渴。是飲多而不小便。水為內熱所消。非同於虛勞之飲一斗溲一斗。以小便為消也。惟宜利其小便以除溼邪。溼去熱自除。熱除渴自己。又宜微發其汗。使風邪自表而越。溼亦隨之外出。熱亦隨之外出矣。主之以五苓散導水清熱滋乾。且用桂枝驅風邪於表。表裏兼治之道。為外感風溼。內生邪熱者治消渴。與虛勞之消渴迥不同也。於何辨之。辨之於小便利不利。小便利而消渴者。虛勞之證。責之正不足也。小便不利而消渴者。風溼之證。責之邪有餘也。是在主治者。明以辨之。慎以持之而已。

尤在涇曰。熱渴飲水。水入不能已其熱。而熱亦不能消其水。於是水與熱結而熱浮水外。故小便不利。而微熱消渴也。五苓散利其與熱俱去。為之利。食後不取汗。以去其水外浮溢之熱。熱除水去。渴當自止。

金鑑曰。脈浮病生於外也。脈浮微熱。熱在表也。小便不利。水停中也。水停則不化津液。故消渴也。發表利水止渴生津之劑。惟五苓散能之。故以五苓散主之也。

唐容川曰。膀胱化水下出為小便。化氣外出於皮毛。主周身之表。故脈浮應膀胱太陽經也。小便不利。則膀胱之水不下出。反漬浸於皮毛。而為微熱。以太陽氣不得出於皮毛也。當從汗解。有汗則膀胱之氣化。不必治渴而津自生。故用桂枝以火交於水。而化膀胱之氣。氣化則水行汗解矣。

按此節原文微異。傷寒故不入。觀見。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徐忠可曰。因渴飲水。水太多而驟。以致水入即吐。此病中之病也。故不復重其消渴。而但曰水逆。見當急治其新病。然藥亦不過五苓。五苓固主雙解表裏而下水之功尤速也。

李文曰。內有積水。故水入則拒格而上吐。名水逆也。五苓散利水故主之。

尤在涇曰。熱渴飲水。渴已消而水不行。則逆而成嘔。乃消渴之變證。曰水逆者。明非消渴而為水逆也。故亦宜五苓散去其停水。

考槃按

傷寒論載此條渴欲飲水上有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三句○傷寒論原文視見七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徐忠可曰。渴欲飲水。此裏有熱也不止則其熱之結堅矣。文蛤味鹹而為至陰之物。能軟堅。能潤燥。能除熱。故主之。然只一味。取其專而下入。以清中下焦之燥熱也。

尤在涇曰。熱渴飲水。水入不能消其熱。而反為熱所消。故渴不止。文蛤味鹹性寒。寒能除熱。鹹能潤下。用以折炎上之勢。而除熱渴之疾也。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鹹平

右一味。杵為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趙以德曰。本草文蛤。海蛤治浮腫。利膀胱下小便。則知內外之水。皆可用之。其味鹹冷。鹹冷本於水。則可益水。其性潤下。潤下則可行水。合鹹冷潤下。則可退火。治熱證之渴飲不止。由腎水衰少。不能制盛火之炎燥而渴。今益水治火。一味兩得之內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為膈消者。尤宜以一味切於入心也。

金鑑曰。或云文蛤即今吳人所食花蛤。性寒味鹹。利水勝熱。然屢試而不效。嘗考五倍子亦名文蛤。按法製之名百藥煎。大能生津止渴。故嘗用之。屢試屢驗也。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趙以德曰。淋如粟狀者。因脾胃不足。流濁下入胞中。而膀胱屬水。淫濁下流。土尅之也。土尅則水氣不行。鬱化為熱。煎熬胞中。濁結如粟之水。則胞之下系與溺竅皆滯。瀉不利。且厥陰之脈循陰器。主疎泄。胞瀉不利。則厥陰之氣亦不利。然流於膀胱之分。作急痛引臍中。臍中者。兩腎間膀胱之上口也。

魏念庭曰。淋病者。津液病也。熱在上焦。耗其津液。則為消渴。熱在下焦。耗其津液。則為淋。淋者。氣不足而邪熱乘之。所化之溺。重濁而有渣滓。故溺道虛閉阻塞。而不能暢利也。所以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乃邪熱煎熬於膀胱之府。致溺結成有形之塊。如鹵水煎熬而成鹽塊之理也。所結之塊。有堅如金石。不可碎破者。大凡

陽盛則真陰盛則堅。膀胱氣化不足。何非命門正陽有虧乎。腎陽虧者。腎水必先枯竭。所以火不能深藏而多熾。寒水之源先熱矣。膀胱之中。焉得不煎熬為塊。成淋病之根也。其證應小腹弦急。痛引臍中。熱邪蘊於膀胱。故小腹之痛引臍中。其實火衰水竭於少陰。故府有虛熱。而溺少氣化耳。非大補其腎。如腎氣丸之治。不足言通利也。又豈可專事利導。俾腎中水枯者愈枯。膀胱熱結者愈結。成不可救治之證乎。是淋家治淋。不全在導利明矣。原按此證亦有淫熱合邪在於太陽而成為導水清熱為治。非腎氣丸可

也明

尤在涇曰。淋病有數證。云小便如粟狀者。即後世所謂石淋是也。乃膀胱為火熱燔灼。水液結為滓質。猶海水煎熬而成鹹鹵也。小腹弦急。痛引臍中者。病在腎與膀胱也。

黃坤載曰。淋之為病。溺孔艱澇。如粟粒阻梗。而不利也。乙木鬱陷。故少腹弦急。肝氣賊脾。故痛引臍中。土升則木達。水寒土溼。脾氣下陷。乙木抑遏。不能上達。鬱怒而賊已土。是以少腹弦急。而痛引臍中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蓋化水者。肺金也。泄水者。肝木也。土溼則金逆於上。不能化水。水陷於下。不能泄水。小便所以不利也。木以疏泄為本性。土溼木鬱。疏泄不行。而強欲泄之。愈泄則愈慢。愈慢則愈泄。是以頻數而痛澇。溼氣遏陷。鬱而為熱。是以黃赤而閉澇。此

與痢家之墜痛一理。痢病於後而淋病於前也。其燥熱在肝而溼寒在脾。後世庸工專以寒泄而治淋病。殺人多矣。

跌陽脈數。胃中有熱。即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則數。

按此論消渴。當在男子消渴之前。疑錯次之誤也。

趙以德曰。消萬物者莫甚於火。胃有熱。即消穀。消穀則飢。飢則引食。食雖入。以火燥其玄府。水津不布。下入膀胱。服胃津液不生。故大便堅。膀胱內熱。則損腎陰。陰虛則水不能固藏。故小便則數。巢氏病源云。腎虛則小便數是也。

尤在涇曰。胃中有熱。消穀引飲。即後世所謂消穀善飢。為中消是也。胃熱則液乾。故大便堅。便堅則水液獨走前陰。故小便數。亦即前條消渴胃堅之證。而列於淋病之下。疑錯簡也。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趙以德曰。淋者。膀胱與腎病熱也。腎屬於陰。陰血已不足。若更發汗。則動其營。營動則血泄矣。

喻嘉言曰。小便淋者。膀胱為熱所閉。氣化不行也。更發其汗。則膀胱愈擾。而血從小便出矣。

高士宗曰。淋家之膀胱津液先虛。故不可發汗。若發汗。更奪其津液。則膀胱氣竭。胞中併虛。故必便血。便血溺血也。

魏念庭曰。淋家陰虛火盛。不待言也。更發汗以耗其營血。血損而陰愈虛。陰愈虛而火愈肆行。乘隧道空虛。驅迫其血。非道狂走。故發汗則便血必矣。

考繫按。發汗多。傷卒溫動血之品。淋家津血已虛。故必便血。○傷寒論原文。見八。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括萆瞿麥丸主之。

趙以德曰。內經曰。肺者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謂膀胱藏津液。氣化出之。蓋肺氣通於膀胱。上通則下行。下塞則上閉。若塞若閉。或有其一。即氣不化。氣不化則水不行而積矣。水積則津液不生而胃中燥。故若渴。用括萆根生津液。薯蕷以強肺陰。佐以茯苓治水。自上滲下。瞿麥逐膀胱癰結之水。然欲散水積之寒。通開陰道。使上下相化。又必附子善走者為使。服之。小便利。腹中溫為度。若水積冷而方用之。否則不必用也。

徐忠可曰。小便不利。此膀胱有熱也。膀胱通周身之水道。既艱澀難出。則水停而逆。故曰有水氣。然使不渴。則熱止。膀胱若渴。是氣化之原亦熱。故以瞿麥茯苓逐水。而以括萆根清上焦之熱。脾腎之元氣。不可不養。故以山藥培其本。膀胱雖熱。由腎實虛而開闔失職。故以附子補其元陽。且膀胱既為溼熱所困。氣餒不行。故須附子大力為瞿麥茯苓之先鋒耳。

尤在涇曰。此下焦陽弱氣冷。而水氣不行之證。故以附子益陽氣。茯苓瞿麥行水。

無礙方後云腹中溫為知可以推矣其人若渴則是水寒結於下而燥火獨聚於上故更以導瀉括蕞根除熱生津液也夫上浮之熱非滋不熄下積之陰非暖不消而寒潤辛溫並行不悖此方為良法矣欲求變通者須於此三復焉

金鑑曰小便不利水蓄於膀胱也其人若渴水不化生津液也以薯蕷花粉之潤燥生津而苦渴自止以茯苓瞿麥之滲泄利水而小便自利更加炮附宣通陽氣上蒸津液下行水氣亦腎氣丸之變制也然其人必脈沉無熱始合法也

黃坤載曰小便不利者內有水氣在下鬱其乙木其人若渴是寒淫格其君相之火上燔肺金也瞿麥附子泄水而溫腎寒苓瀝括蕞斂金而清肺燥也

### 括蕞瞿麥丸方

括蕞根

二兩

瞿麥

一兩

味苦寒

茯苓

三兩

薯蕷

三兩

附子

一枚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三九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便利腹中溫為知

李文曰此方與五苓散同為利水生津之劑此用薯蕷即五苓用白朮之義也但五苓兼外有微熱故用桂枝走表此內惟有水氣故用附子溫下也

陳脩園曰此言小便不利求之膀胱然膀胱之所以能出者氣化也氣之所以化者不在膀胱而在腎故清上焦之熱補中焦之虛行下焦之水各藥中加附子一

味振作腎氣以為諸藥之先鋒方後自注腹中溫三字為大眼目即腎氣丸之變方也

陳靈石曰內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余於氣化能出之義而借觀之燒酒法益恍然悟矣酒由氣化端賴鍋下之火方中附子補下焦之火即其義也酒釀成之水穀收於鍋內而蒸之其器具亦須完固方中茯苓薯蕷補中焦之土即其義也鍋下雖要加薪而其上亦要頻換涼水取涼水之氣助其清肅以下行則源源不竭方中括蕪根清上焦之熱即其義也至於出酒之竅道雖云未所當後亦須去其積垢而通達方中瞿麥一味專通水道清其源而並治其流也方後自註腹中溫三字大有深義

李彥仲曰水聚上故渴寒結下不利花粉解渴附子溫下然後苓瞿得通水道尤妙在每服只三丸漸增以知為度豈若市醫瞿麥扁蓄琥珀蟋蟀赤苓澤瀉煎服猛力攻擊非五關不閉即點滴不通而死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

趙以德曰小便不利為膀胱氣不化也氣不化由陰陽不和陰陽有上下下焦之陰陽肝為陽腎為陰腎亦有陰陽左為陽右為陰膀胱亦有陰陽氣為陽血為陰一有不和氣即不化自三方觀之悉為膀胱血病溢滯致氣不化而小便不利也

蒲灰滑石者本草謂其利小便消瘀血蒲灰治瘀血為君滑石利竅為佐亂髮滑石白魚者髮乃血之餘能消瘀血通小便本草治婦人小便不利又治婦人無故尿血白魚去水氣理血脈可見皆血劑也茯苓或鹽者即北海鹽膀胱乃水之海以氣相從故鹹味潤下佐茯苓利小便然鹽亦能走血白朮亦利腰膝間血故亦治血也三方亦有輕重亂髮為重蒲灰次之茯苓又次之

尤在涇曰蒲香蒲也甯原云香蒲去溼熱利小便合滑石為清利小便之正法也別錄云白魚開胃下氣去水氣血餘療轉胞小便不通合滑石為滋陰益氣以利其小便者也綱目戎鹽即青鹽鹹入腎以潤下之性而就溼利之職為驅除陰分水溼之法也仲景不詳見證而並出三方以聽人之隨證審用殆所謂引而不發者歟

金鑑曰無表裏他證小便不利而渴者消渴水邪病也小便不利不渴者小便壅閉病也主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者蒲灰亂髮血分藥也滑石白魚利水藥也然必是水鬱於血分故井主是方也觀東垣以通關丸治熱鬱血分之小便不利則可知在血分多不渴也主茯苓戎鹽湯者茯苓淡滲白朮燥溼戎鹽潤下亦必是水溼鬱於下也鹽為渴者之大戒觀用戎鹽則不渴可知也

黃坤載曰小便不利以土溼木遏鬱而生熱熱傳已土而入膀胱是以小便黃赤

黃者溼土之下傳赤者君火之下鬱也木氣過陷泄而不通故水道淋漓蒲灰散者蒲灰鹹寒而利淋瀝滑石淡滲而泄溼熱也滑石白魚散者滑石滲滲而泄熱白魚髮灰利水而開癰也茯苓戎鹽湯者苓朮燥土而泄溼戎鹽利水而清熱也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氣味鹹寒

滑石三分

右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徐忠可曰蒲灰即蒲席燒灰也能去溼熱利小便滑石能通九竅去溼熱故主之

滑石白魚散方

滑石

二分

白魚

二分氣味甘平

亂髮

二分燒味苦溫

右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

一本作半錢匕

日三服

徐忠可曰白魚能開胃下氣去水氣髮為血餘入陰故合滑石則陰分之溼熱去

而小便利也

茯苓戎鹽湯方

茯苓

半斤

戎鹽

大九分氣味鹹寒

白朮

二兩

右三味先將茯苓白朮煎成入戎鹽再煎分溫三服

按一本作以水四升煮減去滓服七合日三服

徐忠可曰白朮健脾茯苓滲滲戎鹽入腎除陰火兼清溼熱較前二方則補養多